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四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祭法

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非圓邱之祀。朱子既據大傳以紂之而郊與

明堂先儒之說猶樊然散亂竊意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圓邱祀天。惟以稷配。明堂享帝。惟以文

禮記析疑 祭法

卷之二十四

一

王配。四郊迎氣各祭其帝。與其官。惟大旅乃合

祭。五帝與五官。蓋歲事之常。則天地四時宜分

有故而旅。則上下四方之神祇。不容不合也。圓

邱祀天。則天神從祀焉。方澤祭地。則地祇從祭

焉。而四郊與明堂。則無天神從祀。蓋皇天后土

式臨。則百神皆宜備降。而四時功各有時。明堂

精意以享。不宜汎及羣神。且歲事之常。天神地

祇各以其時其事其地專事之。故圓邱方澤而

外無為別有從祀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二世



室不祧與明堂無涉。舊說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又謂明堂兼祀武王宋以後諸儒又謂歷世皆以父配不惟於古無徵亦非心理之同。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鳥獸蟲魚多死於斬割雖植物亦必刈伐故曰折人則全而歸之故曰鬼。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觀禮記析疑祭法卷之二十四 二

此亦可見矣。獨言五代者唐虞之後義類始大明上古渾樸人物之死尙未辨其名也。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虞氏始國語亦然舊大說俱不可通。

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親疏多少之數卽下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謂也。廟祧壇墠之多少義亦得兼但記曰設廟祧墠墠而祭之則宜主祭之多少方氏以有昭有

穆有祖有考爲親疏之數而屬之親親之殺以或七或五或三或二爲多少之數而屬之尊賢之等似未安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五廟月祭後儒傳會之說也禮之嚴重者莫如祭自天子以及公卿百執事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之明日又緝而賓尸倘月舉之民治將

禮記析疑

祭法

卷之二十四

三

爲之不詳矣記所據蓋周語曰祭月祀之文不知所謂曰祭者在喪朝夕上食也畿內諸侯卽公卿大夫朝夕上食與執事焉故曰甸服者祭所謂月祀者朔望喪奠也侯服以時至者則與執事焉故曰侯服者祀此記誤會國語而韋昭注周語曰祭祖考月祀高會又因此記而誤也必欲曲爲之說豈月朔朝廟亦有奠饋而非若正祭之備禮與長樂陳氏謂月祭爲薦新薦新有時不聞每月而一舉也○張子謂兄弟數人

代立止當一世雖親廟不害爲數十廟非也特
祭七廟五廟尚苦獻酬難遍况數十廟乎以義
權之兄弟數人共爲一世則共一廟亦如祫祭
合享也朱子曰宗之數雖無定恐亦止始爲宗
者特立一廟後皆附焉蓋廟有定址若以時增
則每立一宗以下親廟皆當更造先王制禮不
若是之煩攘也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五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祭義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舉霜露則秋可知雨露通春夏故必舉首時霜
露與悽愴實相感召故曰非其寒之謂也春日
載陽雨露華滋萬物欣欣恒情多爲之舒暢惟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一

君子感時而思親則怵焉惕焉哀親之不得見
而如將見之所以怵惕也荀卿子曰人之歡欣
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憚詭而有所至矣
卽此義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

於內不出齊宮也於外猶日出而聽政於路寢
或有事於國中近郊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
之是也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謂佐食闔牖戶後也與篇末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義正相發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

慤愛之篤也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著也愛與慤存與著有淺深而無彼此觀下文著存不忘乎心則安得不敬及篇內致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二

其慤而慤與敬信並列則慤非以敬言可知矣三不忘皆致愛致慤之事見乎其位三者皆存著之事陳氏以分解存著誤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思敬養之義則知非身之誠不可謂順於親思敬享之義則知非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可謂能終是謂思終身不辱也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受於天者惟聖人能全而歸之而天地所生成

莫不有以盡其性所以能饗帝也受於親者惟孝子能全而歸之而父母所愛敬莫不有以充其類所以能饗親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

聖人之心自曰明曰旦以至民胞物與無時而不鄉乎帝也孝子之心自慎行其身以至齊家睦族無時而不鄉乎親也惟其平日如此所以臨尸而不作言孝子之不作則聖人之對越在天者可知矣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三

其親也慤

親當作視

濟濟者容也遠也

謂風度之遠也故曰容以遠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百官奉承而進或諭乎孝子之志意而孝子獨

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舊說總以屬助祭者誤矣。上記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明助祭則無所用其恍惚也。此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則謂主祭者明矣。諭其志意卽詩奏格無言時靡有爭之義。

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慤者思親之篤也。信者反身之誠也。敬者卽事之恭也。於慤敬外別言信者。春秋傳稱范武子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四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晏子對齊侯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古者祭祀祝史必陳主祭者之德美以告於神。所謂薦信也。慤敬者卽事齊肅之心。信者平日誠身之事。臨祭亦有信。文王之祭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倘祝以孝告而主人無愛存。慤著之實則拜獻之節肅敬之容皆不信也。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陰陽迭爲消長或晝長而夜短或晝短而夜長然後寒暑分四時平運而歲功成故聖人之報天主日而配以月也○致天下之和網緼化醇而百物生也

致和用也

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尊卑上下之分誼無不和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

致反始慎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鬼神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五

謂天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猶震動恪敬以奉之則民當嚴上可知矣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盛者著見之義神不可見而人之有氣卽神之

著見者也鬼不可見而人有魄體卽鬼之著見

者也天道至教以人之一身而爲鬼神之所會

合明乎此則知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凝於人而

萬理畢具曰明曰旦聖賢事天之學所由立也

陰爲野土發爲昭明存其精而一氣相感愛存
愬著子孫追遠之禮所由生也故曰教之至也
○在天風雨霜露在地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而
莫若人之一身兼會鬼神之體最爲切著故曰
教之至或曰合卽合漠之義魂魄離散而有報
氣報魄之禮聚生者之精神以合鬼神於幽冥
之中所以爲教之至也百物中惟人最靈其
其氣發揚乎止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六

百物之死泯然澌盡惟人之死其氣焄蒿而見
者悽愴傳所謂喪氛是也此神之著見者百物
之精猶云萬物之靈言百物中惟人得此氣之
最精而其神可識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
以畏萬民以服

古民愚菴視人之死猶百物之澌盡而已惟聖
人知鬼神之精狀因物之精制爲祭祀以彰仁
義之原而立入極明命鬼神使民知追養繼孝

之道以爲之則是以無不畏服畏者凜於義之
當然服者愜其心之同然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
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
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
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俵飶加以鬱鬯以報魄
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始制祭祀不過獻奠於新死者聖人以爲未足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七

故築宮室設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追思古
始則其事益詳矣又建設朝事饋食之禮以分
報氣與魄則其義益備矣祭祀之終獻酬交錯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則文益周澤益洽矣故曰
禮之至言無以復加也○主人主婦嗣子兄弟
賓長獻爵尸必酢主賓獻酬大小以徧貴賤有
俎畀及翟闈所謂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此
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

歲時將祭君必齊戒沐浴召養獸之官而躬朝

之訊察犧牲之中用者以待卜也。朝與曲禮朝諸侯，春秋傳朝國人而問焉，同義。舊說獸官躬朝未安。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天子則卜三宮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天子諸侯，故中以君包之。

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獻繭之禮舉世婦則三宮之夫人獻繭於天子及后視此矣。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八

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夫人親纁則后視此矣。后布於三宮之夫人，侯國之夫人布於世婦，故下總之曰君服以祀先王。先公也不舉后以見夫人何也。如曰后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則似后布於王宮之夫人世婦而不見侯國夫人之布於世婦矣。或曰當是后夫人纁簡偶闕。

大孝尊親

尊親不獨嚴父配天也。使國人稱願以爲君子。

之子亦近之

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

先意承志凡有深愛者皆能之。論父母於道則必本於反身之誠。而先意承志亦有助焉。蓋父母旣感動於子之躬行。而又諒其深愛篤敬。則凡有過行。必隱度其子之心。以爲病。而不敢言。又不忍不言。則潛移而默化者必多矣。是之謂論父母於道也。

敬可能也安爲難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九

莊嚴儼恪未嘗非敬也。而父母或爲之不自適。蓋所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

仁也者仁此者也

於父母而仁。恩不篤則外。此無可推矣。

禮者履此者也

凡禮之存乎書策者。皆可以率而由之。惟事父母之禮。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可以言傳。能履此。則知凡禮之行。皆所以著誠而去僞矣。義者宜此者也。

義可直行惟事父母之義則難得其宜故曰孝
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能宜此然後知凡事之
義皆宜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
信者信此者也
於父母而愛敬慤誠不能盡其信則百行無一
能信者矣
強者強此者也
安義而不遺父母之差非自強不息未足與於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此

刑自反此作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刑之作由
不孝者始也人而不孝則忘身殉欲凡可以入
於刑者無不爲矣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當是博施備物可謂用勞矣尊仁安義可謂不
匱矣備物以養且體而已博施而族姻皆贍然
後父母之心安所謂養志也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超然異於羣生其義本此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明善誠身之本也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注謂燕賜有加於諸臣疏謂於有德者又校其齒俱未安貴與尚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牽合而言之其義轉晦矣

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七

不敢過者遇諸塗必下車而問勞之雖齊民亦然若有道有德則經其閭必就見焉其所居遠或老疾不能行聞王時巡而欲言政者其國之君就見之而以其言達可也敬老之禮至於此極者以壽考則能稽謀古人之德審察政治之變也蓋自有虞氏以來士之頑讒者則有侯明撻記之法三代益詳簡不帥教者則有移郊移遂寄棘之法庶民之有罪過爲患於鄉里者則有坐諸嘉石收之園土之法終不能改則甚者

殺戮次亦放流其各守職業以至篤老者自土
以上皆脩飭自好之君子卽庶人工商亦謹身
無慝之良民也是以君長禮之儼如師友鄉黨
敬之次於事親至於天子巡行而不敢過國君
就見以傳其言後世有學校而教不行有令長
而政不脩則所謂老者宜投遠方終身不齒之
士宜入圜土明梏有加之民溷其中者實過半
焉概加體貌則彰善癉惡之謂何往者江南大
府初至有以耆民公辭革除弊蠹者其後溲惡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五

主

之老所在結黨成羣其地有訟獄則索賂聚衆
升堂顛倒黑白有司不敢主斷久之鄉民持魚
蔬擔薪柴入城求售者停交衢列路旁羣老日
夕要索地租故并記之俾有天下國家者知萬
事得理必由本正課士以文章而不考其德行
責民以租賦而不問其禮俗其敝也至用先王
憲老乞言之典法而害及於民不可以不察也
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

愨善不違身謂平日耳目不違心謂臨祭惟耳

目不違心故優然如見其形肅然如聞其聲若
視聽他用則心亦偷而自行矣。愨善兼思親
之篤反身之誠卽前所云盡其愨盡其信也耳
目不違心卽前所云盡其敬也思慮不違親卽
前所云思其居處及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
二節之義也祭之本義盡於是矣故以結通篇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六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祭統

統者總也。緒也。篇中所論祭之大體義理之總會也。三重十倫之類。節文之條緒也。○此記惟篇首心怵而奉之以禮三語。似古賢遺言。其餘義甚膚淺。辭亦冗漫多疵。如言祭而曰不求其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一

爲言齊而曰不齊。則於物無防。嗜慾無止。言銘先祖而曰知足以利之。皆害義傷教之甚者。觀其舉衛孔悝之銘以爲準。則陋可知矣。獨末節可徵周公踐阼之誣。蓋記者見春秋書魯郊禘。不能辨其爲僭。而以爲成康所賜。然曰周公旣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而賜魯以重祭。則二戴以前絕無周公踐阼之說可知也。然則明堂位乃劉歆輩所僞作。而文王世子及史記荀卿之書。有言周公踐阼者。皆歆所增竄決矣。

其實魯之禘自閔公幼而慶父當國始郊自僖公始謂成王賜伯禽受皆妄也詳見魯頌閔宮篇解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凡祭而怠於禮與僭於禮者皆以禮爲物自外至者也知悽愴怵惕生於心則知怠爲虛其祭矣知慤敬誠信生於心則知僭爲誣於禮矣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

內盡於已者春秋霜露悽愴怵惕之心也外順於道者尸賓族嫺敬讓親睦之教也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二

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殷高宗典祀獨豐于昵魯躋僖公立煬宮皆不能順於道不逆於倫者也

養則觀其順也

觀其順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惟其順於道也

記上

內盡于已

外順于道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惟其不順

也語大則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皆順也語小則苟

訾苟笑以至殺獸斷一樹不以其時皆不順也。

八簋之實

伐木天子燕食之樂歌也。曰陳饋八簋。又以儀

禮士二敦大夫四敦推之。故知天子之禮八簋

以賓祭禮多同也。不齊夫人燕盞豆。則夫人

防其邪物

謂君子必齊乃防其邪物陋矣耳。

然後會於大廟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三

以是知散齊期內君有王事國事可以出齊宮

獨不得入內宮與夫人嬪婦接耳。

大宗執璋瓚亞裸

上言夫人會于廟下言夫人薦盞薦豆則夫人

親裸不待言矣。故舉大宗之攝以互相備也。攝

裸則並攝薦盞薦豆不待言矣。周官大宗伯凡

與則攝而薦豆邊外宗王后薦豆羞其不於薦

盞及獻皆贊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豆舉大宗之攝則似夫人主裸。大宗主薦盞豆。

而無以見其爲互相備矣

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浼水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蓋凡齊獻時必旋加明

水此不云薦盞齊明水者盞齊前已浼於清酒

而至是又加明水云薦浼水然後前後之事義

皆明且可以見諸齊浼與加明水之通例若云

薦盞齊明水則似分薦二物而事義爲之蔽隱

矣○從字當屬下句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四

樂歌瞽矇所習樂舞童者所執而君獨親就舞

位何也天子必能張皇六師四征不庭然後能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諸侯必能敵王所愾

立武保疆然後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君舞

莫重於武宿夜總干山立武王之事故嗣天子

帥而行之而諸侯賜樂皆得執干戚就舞位以

明彰此義周官舞用成均之學士以與君並列

舞位也漢代相沿賤者之子猶不得入舞列

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上言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此獨舉竟內何也。舉天下則似冕而總于乃天子之禮而非諸侯所得用。覆舉而並出則於文爲贅矣。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

前云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謂先王制禮非以強人乃生於孝子之本心也。然無其心者雖興物不能強致其情而有志之君子則又可假於外以增之。蓋裸鬯以求神則先王先公如在其上而可增繼述纂承之志矣。升歌清廟則愀然如見文王而增其秉文之德。丕顯丕承之志矣。

禮記析疑

祭統卷之二十六

五

就武宿夜之位則知先王順天應人止戈爲武而增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志矣。若無其志則外舉重禮而內懷輕心是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而求外之重豈可得哉。三重之禮祭所必用使君心不以爲重則人亦輕之。此魯之灌後孔子所以不欲觀也。

是故尸謨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

士大夫之祭，主人不與餽，而君則與卿同餽。蓋君至尊，疑禮絕於人臣，而不可餽尸之餘。故與卿同餽，以彰爲子爲臣之義，而比於嗣舉奠也。大夫士之祭也，必特筮一賓，而國君所獻惟卿大夫士，是不立賓也。蓋立賓者求賢德以爲親

禮記析疑

祭義

卷之二十六

六

榮也在諸臣，則奉君之祀事，義不得爲賓。在君則以示所與共國者，無非賢德而不專於一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大夫之嗣爲上餽，以有承家之道，故上不敢同君而下以別於士也。卿大夫之餽有數，而獻無數，以退老者雖無所共之職，有事必陪位也。七十不與賓客之事，至八十不與齊喪之事。侯國三卿五大夫而餽之數有加焉。則退老者必與祭明矣。○注謂進當作餽，以既各執其具陳於堂下，則無爲復進徹，宜爲餽。

之而徹其器也。據本文則似士之餼者各執其具以出而疏謂所司徹之蓋以公食大夫禮賓自執醬黍以降因饌具皆爲已設也。祭之饌具爲神與尸設而君卿大夫餼之士爲末餼而已。理宜有司徹之。此禮之各以義起者。

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餼之道每變以衆自卿大夫以至有司莫不與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七

焉。蓋周人之祭自朝及闇凡執事者皆不免饑渴矣。先王制禮餼以廣神惠亦以充其饑也。酬以洽人情亦以解其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蓋禮脩於廟中無一人不飽其德卽政行於竟內無一人不被其澤之象。祭之未有昇輝胞翟闇者以各守其局未得與於餼與旅酬而不敢遺也。

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禮行於宗廟則凡與於祭者皆觀感興起而外

知尊君敬長之義內篤事親之恩疏義未安
盡其道端其義而致生焉

盡其道者躬致愛敬信之道也。端其義者正
明尊君孝親之義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

此言國君之祀事而忽及君子之事君必身行
之何也。國中無在君之上而爲君所尊事之人
。惟在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故事尸之禮。一同
於事君。所謂身行之者此也。所以然者必能事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八

人然後能使人。故世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太學
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國君與卿並餽尸之
餘。皆使身行事上之事。以庶幾無惡於下也。
此篇義多膚淺。辭亦散漫。而就中推尋。時得奧
義。蓋七十子所傳。已有淺深醇雜。數傳之後。漢
初諸儒術之益失其真。而先王之典法。先聖之
格言。猶有存焉。在學者慎思明辨而已。

鋪筵設司八

陳氏集說生則形體異死則精氣無間故不設

女尸而同。凡陳氏謂人道貴別，神道貴親，皆非也。虞有女尸，以在寢，且獨設之也。於廟則非，儀况爲女尸，必爲男尸者之婦而後，可。后夫人一身承祭，尚或以故不得親。四時之祭，設尸甚多，尸必以孫孫，必與婦偕，何可備也。况大祫乎？先王制禮，乃緣人情，究事理，不得不然。過而求之，斯失之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九

至祭之末，雖強有力者，亦以終事不怠爲難。故飲與食必上下同之，餽則徧於百官，獻則下逮於羣有司是也。又必分時異地，節文乃得終遂。故諸臣之獻，則於晝於堂階，宗人之燕，則於夕於寢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注一獻一酌尸也。疏謂其節當在尸飲五獻卿時。又引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饋以爲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皆非也。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之際。其事相因其意相續。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間之。惟特假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天子諸侯之所同也。下文於禘發爵賜服。亦謂舉行於禘祭之後耳。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上記宗婦執盃以從夫人。則執醴者亦宗婦也。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十

周禮惟大宗伯可攝王后之裸獻而籩豆敦鉶

以授后者皆婦官。

記云非喪非祭不相授器祭之相授器惟外宗之徹當傳

致於有司耳

此記蓋言婦人以器相授亦不相襲處

繼言夫入與尸獻酢亦然。末言雖夫婦致爵亦然。以漸而深。示男女之別。如此其嚴耳。觀此又可徵夫人所獻惟尸。與主婦異。蓋大夫以下之賓侑朋友也。卽祝與佐食。非族姻必公士也。故主婦親獻之。國禮則自卿以下與事者皆羣臣也。君親獻之。而下逮於有司。禮意已厚矣。夫人

則不宜與臣下相獻酢。又五廟之主各畢應獻之數。而四尸又相與舉酬。宗人又於是夕也。燕則亦無暇與賓侑祝佐食爲禮矣。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

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於主人。席於戶內。禮畢。主婦出反於房。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謂此蓋授爵受爵。易地不相襲耳。

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七

立者不可不知也。

莊周曰。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若優貴而簡賤。昵近而忘遠。於同等之中。惠有逮有遺。則羣下必私憾。其不均而政之行。無實心以應之。

傳所載羊斟子公之事尤可懼也。

則事何由成功。何由立哉。故

人君不可不知也。然惠不可以不均。而事則不可以不辨。故周官之法。必以事之繁簡劇易。共事者之敏鈍勤惰。月稽歲考。以上下其爵祿。增損其稍食。蓋均其惠於廟中。以象仁之公。核其

事於官中以示義之正。故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謂諸父兄弟之燕也。羣有司皆以齒。謂繼士之後而得獻者。故統曰賜爵以包之。疏謂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故注云酬蓋未達於諸侯之禮。祭之日。衆兄弟與賓無旅法。凡賓侑祝佐食。衆賓衆兄弟旅酬。皆在繹而儐。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尸時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周官墨者守門以義度之。不過倉府廩庫苑囿之守。未可以概朝廟也。

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陽主於進。其盛在終。以天地歲功言之。至辰巳月。然後相見於離。百物皆昌。故夏爲陽之盛也。陰主於退。其盛在始。助陽成歲功。皆在申酉之月。過此則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秋爲陰之盛。

也

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

能其事卽祭事也。百官各承其事。然後主祭者得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

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

不明於祭之義。則凡政教皆明不能周。誠不能達。故君人之道不全。不能於祭之事。則凡職業皆昏而不能辨。怠而不能守。故爲臣之道不全。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圭
弗可得已。

此承上文而言。君之德厚。則祭之義章。雖或有故。不能親蒞。而使人攝。其人必震動恪恭。而不敢慢。若君之德薄。其志本以祭爲輕。則羣下懷疑。不知其義之重。如是而求所使攝祭承事之人。必敬豈可得哉。○周官祭僕職。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旣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蓋王以喪疾不得親蒞。故刻此職也。可與此記。

之義相發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

注至於太廟以夏之孟夏禘祭蓋以自證一獻一酌尸之說其實非也曰假於太廟正以見特至而非常祭耳若常祭則宜曰有事於太廟

興舊者欲

耆音旨義訓致興起舊勲而致其所欲效於國家也春秋傳撫弱者昧亦訓致

作率慶士

禮記析疑

祭統

卷之二十六

古

慶士謂善士用之而國有慶者也猶尚書立政篇所謂吉士

禮記析疑卷之五十七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公

上元翁蘭友

谷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一

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旣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

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之學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二

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沉殘闕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與○經本無弊解者失其意而思誣賊亂之弊生此篇別其教並著其失故以經解名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屬辭必與其事相比故義皆曲當有得於
春秋之教者亦然

詩之失愚

詩可以興但性情之感發或樂之過而溺於所
愛哀之過而毀以滅性憂懼之過而懾隘以傷
生則其失也愚

書之失誣

通達事理者或強不知以爲知遠慕上古之事
或以後世爲可復行是之謂誣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三

樂之失奢

玩心於歌舞則凡可以娛情志悅耳目者必備
致而後慊則漸流於侈肆而不自覺矣

禮之失煩

記者意主於禮故言禮之失與諸經異蓋諸經
義失則人心或爲所蔽陷禮則人之儀則所當
服行雖過於煩無他害也

春秋之失亂

辭與事比事同而辭異則義必異矣若妄起義

例而失聖人之本指。則大亂經常之道。如公羊氏祭仲知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類是也。○秦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焚。則自秦以前。未有國立易教者明矣。春秋絕筆於獲麟。又二年而孔子歿。卽七十子有傳之。其徒者孔子不及見也。况與詩書禮樂並立爲教。而一國之人性質皆爲之移易哉。爲此記者。乃西漢武宣以後之老儒明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四

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荀子曰。學至乎禮止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是謂道德之極。此記上言諸經之失。惟禮無大疵。以下則極言禮爲道德之極。羣類之綱紀也。天子當立人極。與天地參。必德配天地。

利兼萬物明並日月然後可而非禮無由致此也。居處言動一式於禮然後身可正。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事。詩所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隆禮由禮之謂耳。○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聖人之仁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聖人之智也。然非以禮檢身無一不式於度亦不足以爲表儀。而正四國卽身能秉禮而所以治百官制萬事者毫末不在於禮亦不能盡得其宜得其序。此與論語所云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猶未爲善義可相發。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五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信義和仁之本在知仁。而其實用在禮。最上者如聖人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動容周旋中禮。以爲民極。其次必知信義和仁。非禮無以達之。

而謹禮以爲正國之器。是猶執權衡而不可欺。以重輕。陳繩墨規矩而不可欺。以曲直方圓也。最下者。則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則亂人紀。敗國維。如大防之隳。坐視奔流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振救矣。○康成鄭氏曰。義信和仁。皆存乎禮。是也。號令有禮。然後順於民心。政教有禮。然後上下相親。而各得所欲。兵刑有禮。然後天地之害可除。○荀子書多並舉王霸。故記者因之。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荀子曰。禮之所以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又曰。繩墨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

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

方猶所也。萬事百物準以天理。皆有一定之方。所卽物之則心之矩也。不知有禮則其心之所嚮身之所處。傾側反覆。而無方所之可求矣。

荀子曰。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又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敬讓之道也。上應有闕文。下應有闕禮。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七

春秋之末。列國君臣皆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戰國益甚。及秦遂盡廢先王之禮。故大敗天下之民俗。未有如秦。而君臣身受亂亡之禍。亦未有如秦者。蓋禮旣亡。則縱橫權變。姦詐百出。而不可窮。而一時君臣皆不知有禮。故無從而辨之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廢非謂六禮之不備也。將嫁教於公宮宗室。旣昏三月。而後廟見。婦之去留。一聽於舅姑。而子

之宜與否。不得以自專。夫是以家節正。而子婦皆安以和也。廢禮而任情。則婦或無道以苦其夫。夫或無道以苦其婦。而入於淫辟者必多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子之不忘兄。弟族媯。以父母之恩不可倍也。臣之不忘嗣君民社。以先君之恩不可倍也。觀春秋所書列國臣子之薄於君父者衆矣。前此胡未之聞也。以先王之禮教。尙未盡廢也。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記析疑

經解

卷之二十七

八

禮與法皆所以禁民爲非。然使任法而不由禮。則風教之所積。民氣之所感。差若豪釐。繆以千里矣。故君子必慎其始。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八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已能老老然後教民以孝已能長長然後教民以弟不廢其會節因事而為之節文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一

經綸大經立綱陳紀既有成事然後治其服物

采章以繼之也

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

同利

人君不能躬行節儉居處服用少自便安則不

能與民同利利之不同則所制喪祭之禮雖詳

明周浹民且以身不能備而蓄愠於君尚安望

其觀感而興起乎

固民是盡

卷之二十八

朱軾曰固專固也務欲竭盡民財而後已

百姓之德也

君念及於人道則德將及民而民之德亦可興

矣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

君臣父子之敬人所共知也惟夫婦居室易狎而難敬故必夫婦能敬而后爲敬之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慎獨主敬必始乎此匡衡說關雎之詩所謂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二

意不形於動靜必如此然後爲敬之至聖德之極功也。公問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獨言大昏觀唐宋之末有劫於悍婦溺於寵嬖以悖父子之恩失君臣之義者然後知聖人告君以是爲本其義深其慮切矣。記稱哀公爲妾齊衰孔子蓋早見其微矣

親之也者親之也

家語作親迎者敬之至也下親之宜作敬之

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

與敬其親乃正而可常。舍敬則爲私愛而小者。瀆大者傷。是遺棄所親愛之道也。

以繼先聖之後

哀公以冕而親迎爲已重。蓋視昏禮爲男女燕昵之私。故孔子不曰先君而曰先聖。以示公乃文王周公之裔。不可不自敬其身。而欲敬其身。以與敬於民。則必自妻子始。公問爲政。而孔子首言夫婦於父子君臣之上。蓋早知公之溺於愛而不能敬也。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三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凡夫人不與外祀而曰爲天地社稷之主。蓋盛必親春服。冕絲物必親繅也。疏謂大宗伯攝未知何據。經傳所載。后夫人所共。無非內祀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惟敬可以抑人之邪心。惟恥足以作人之敬心。魯自襄昭以後。外屈於晉。楚齊吳所謂國恥也。內偏於三桓。相欺相奪。受閔忍詬。所謂物恥也。至於哀公。強臣覲面而相陵侮。孔子不忍斥言。

故舉物恥於國恥之上。以隱動君心。使知振之
興之非脩政無由。而禮之不先。政無其本身之
不敬。禮不能行。念及此。尚可溺於嬖幸。以失臣
民之望乎。此聖人就君心之所明。而苦言以相
感發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
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
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
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禮記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四

不能敬妻子。以恒情觀之。過之小者耳。然究其
本原則爲不能敬其身。不能敬其身。則傷其親。
不而禍至於世其身。乃理勢之相因而必至者。
李光坡曰。哀公不用豐夏之言。立公子荆之母
爲夫人。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孔子或先覺其
微。或時已嬖幸。而以是儆之。皆未可知。而公卒
由此失國。惜哉。念及此。尙可溺於嬖幸。以失
三者百姓之象也。由而顯之不表。其本其
象。猶表儀言身與妻子。百姓所則而象也。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祭義出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愾言其氣之感通震動也。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左傳季康子死公弔之降禮杜注不備禮非也。方是時魯君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敢不備禮乎。蓋降君臨臣喪之禮而用同列相弔之儀也。無論降爲自貶爲不備禮而皆爲過動。三桓無君久矣。間隙已成。孟孫弒至面侮。公謂郭重肥而公他日忽問弒曰。余得死乎。故傳言三桓患公之妄。則公平日之過動過言必多矣。故以是切告之。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五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迎立悼公年十四始見諸大夫於清原言卽有倫用人行政次第并井國人信服而書偃之姦心自輯晉霸復興是之謂能敬其身能成其親也。哀公長君季氏自康

子嗣位。非若宿與意如之橫悖難制也。使公能
謹言慎行。何至孟孫藐借戲郭重以面侮公。孔
子所言皆哀公之針石也。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
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
不能成其身。

此非汎論爲政成身之道。乃哀公當日所宜審
處之時義也。蓋民不知君數世矣。自季孫宿以
後。務以私惠自結於隱民。而民所苦之事。則盡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六

委於公以離公於民。

如築圃帥師朝霸主會強國之類

故昭公

孫齊傳稱國人如釋重負。齊侯取鄆以居。公而
鄆民旋潰。皆爲季氏所愚也。哀公此時非愛人
之心。大信於民。將不能有其身矣。安土者隨所
遇而安也。樂天者知其不可奈何而脩身以俟
命也。其後哀公不忍季氏之誑而隱身於越。則
不能安土。樂天而無以保其身。孔子已見其端
倪矣。自古蒙難而安土樂天。身以光亨者。文
王也。艱貞守道以成其身者。箕子也。哀公若身

入具文王之德。或能用孔子則魯國之亂可撥而
反之正。卽不然。苟能敬身守禮。愛人終身無過
言過動。則民望所歸。季氏之姦心自不能逞。保
邦繼序。以有待於後。亦可謂成其身。用此知能
行聖人之言。則無不可處之變。而如公之不寤
何哉。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則卽身而具。不過乎物。則身成矣。恐公以成
身爲難。或不知所用力。故示以約而易守之道。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七

也。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已前陳之
矣。猶懼公以爲偶然之言。動而忽之也。故因問
成身而言。不過乎物。凡附於吾身者。日用酬酢
物之小者也。綱常名教。物之大者也。小物或過
於身。必有所虧。而况夫婦父子君臣之間。有物
有則身之成敗。恒於斯而可以或過乎。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
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
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

天道也

不閉其久三句皆以天道之化育言造化之功皆既成而後燦然有迹其未成之先所以轉運密移者不可得而見也○不已則久於中而其微不可掩矣所謂不閉其久也惟不閉其久故無爲而物成惟無爲而物成故已成而明○哀公於孔子之言亦未嘗不心知其善特所知者淺其明易蔽是以不能設誠而致行故夫子勗以自強不息如天道之不已繼明日新如日月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八

之相從也不閉其久在天道則秋冬之閉凍也固而春夏之發生也盛在君德則至誠之久而微也無爲而物成在天道則轉運密移不見其所爲而時行物生在君道則篤恭而天下平也卽以哀公之時位言之信能敬身愛民無一言一動之過則其感國人之心繫諸侯之望而閉強臣之姦自有不見其所爲而默以成之者矣已成而明在天道則歲功既成生長收藏之迹大顯然可見在君道則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

文章而後衆著於堯之則天也。卽如晉悼公之承國其艱危亦不異於魯哀而用賢訓官息衆保鄰不動聲色而臣民效順諸侯威懷然後知其善收操柄動皆中乎機會亦中主之所謂已成而明也。聖人之言窮高極遠而不濶於事情守正道常而可該乎萬變學者宜於此類求之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不過乎物既前陳之矣及公欲聞切要之言復

禮記析疑

哀公問

卷之二十八

九

以此進者仁孝乃人道之總會百政之根源也。凡前所陳敬身成親愛人正物皆具於是矣。苟過乎物則爲不仁不孝之人豈惟不能成其身將欲有其身而不得矣可不念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子之志也盡其所受於天而無缺非仁人不能此小大之辨也。○張子西銘蓋本此記而推廣言之。

禮記析疑卷之二十九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仲尼燕居

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先王制禮隨時隨事運天理而取其中人之行
身遇物能以禮周流則大中之理無不徧矣卽
一貫之指以禮言之乃其顯而易見者

禮記析疑

仲尼燕居

卷之二十九

一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孔子以求仁爲教而曾子謂子張難與爲仁仁
者天德之首也子產過於慈仁猶失政體如母
之不能教而張也過於矜高則不能反求諸身
而無進德之基矣故切言以警之若不及則勉
之而已故不復言

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領字之義或取承領祭義領天下國家賈誼陳
政事疏誰與領此是也或取統領楊惲報孫會

宗書統領從官魏相傳總領庶職是也或取率
領左傳鄆將師爲佐領晉書職官志中領軍是
也惟此記及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註皆以治
訓未知所據以文義推之此記宜以祛而去之
爲義樂記則以統領爲義但於古書未得其徵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老莊以禮爲華而亂道荀卿以禮爲化性而起
僞皆不知禮之生於仁也仁以體事故明無不
照仁以感物故誠無不通明於郊社之禮禘嘗

禮記析疑

仲尼燕居

卷之二十九

二

之義則治國如指諸掌職是故也此仁鬼神獨
於郊社舉之者禘嘗之爲仁顯而易見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
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
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
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
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
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身而錯於前
凡衆之動得其宜

上五者第曰禮原禮之所以制也此五者曰以
之。以人之用禮言也。○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
明是非也。知禮則失得從違判若白黑。故辨說
得其黨。○凡此皆所謂好也。惟有禮故能全。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
治。

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原其體之
所以立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究其用之所
以行也。原其所以立。則知心有所不容已。究其
所以行。則知道不可須臾離。事無其治。則性命
之理不順。此精粗本末所以一貫也。

禮記析疑

仲尼燕居

卷之二十九

三

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
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
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
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
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
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
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凡此皆所謂惡也。惟無禮故無以領而去之也。
○如侍於君，足如履齊，願霑垂拱，視下而聽上，
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之類，如不知此，則無所
錯無所加矣。○其儀法多見曲禮，苞始受戴記。
先見曰：汝口誦其文，必心惟其義。凡曲禮少儀
玉藻內則所載，不獨事父母君師也，卽長幼朋
友賓客往來酬酢，少不由禮，則於心不安，而人
情亦不能順。故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事非仁。又曰：仁體事而無不在，不知此則雖
禮記析疑仲尼燕居卷之二十九 四
能記誦不可謂之學禮。

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李光坡曰：入門一也，升堂二也，升堂樂闋三也，
升歌下管四也，陳其薦俎五也，行中規旋中矩
六也，和鸞中采齊七也，客出以雍八也，徹以振
羽九也。

樂也者節也。

春秋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不惟宗廟朝廷閭門鄉黨之際會非禮有常經
不敢輕動也。卽尋常無事一舉足一發言非理
所當然亦不敢動。必如是而後謂之致禮。以治
躬。不惟祭祀賓客射鄉之樂歌。非比物飾節不
敢輕作也。卽燕居退息御琴瑟調磬管。非適會
其節亦不敢作。必如是而後謂之致樂。以治心。
不能詩於禮繆。

古者於旅也語多賦。詩以見志不能詩則聞人

之歌而不達其義。如誦茅鳴而慶封不知或答人之賦而

禮記析疑仲尼燕居卷之二十九 五

不應其情。詩如高厚歌類故於禮繆也。答入文淵而

不能樂於禮素。

明於樂然後從容和順之意。周浹於拜跪揖讓
之中野人相敬直樸無文則爲素而已。

薄于德於禮虛。

無如斬如剡之隱痛。則衰麻哭踊皆虛。無守道
致身之實心。則拜稽恭順皆虛。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凡人之言或汎論事理或評議他人未有不依

乎天理者若能身履之則禮之實在是矣。凡人
之行必合乎天理當乎人情然後返之於心而
安且樂焉。其然則樂之道具是矣。○子張志意
高廣則檢身或疎故示以反身之要以抑其過
也。身之所履必自顧其平日之言事之欲行必
先察乎人心所樂則無無實之言無虛高之行
而政必宜人矣。

萬物服體

萬物皆範圍於禮體之中而無不服從。卽下文

禮記析疑

仲尼燕居

卷之二十九

六

貴賤長幼遠近男女莫敢相踰越。是也。

萬物服體

而禮必宜人矣

夫禮者入於世樂順無實志善無亂高之示

而後至禮識人自備其平日之言事之欲行必

先察乎人心所樂則無無實之言無虛高之行

而政必宜人矣

夫禮者入於世樂順無實志善無亂高之示

而後至禮識人自備其平日之言事之欲行必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孔子間居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君子為民父母則愷悌之心所以經其衣食拯其災危者無所不至而所至有廣狹久暫則感

禮記析疑 卷之三十

於德化而形諸風謠者亦應之為純駁淺深故

曰詩亦至焉觀二南之風則一一可驗矣君子

之德化至形於風謠則比閭族黨冠婚喪祭射

鄉醮蜡所以成其禮俗者非一日矣故曰禮亦

至焉詩即樂之章也禮既脩則正聲雅樂必隨

時而興作矣樂者樂也君子樂民之樂如此則

凡事之與民同憂者亦無所不至可知不曰憂

而曰哀者哀之義足以包憂憂之義不足以包

哀也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成王日夜敬德於幽獨而升聞於天以爲祈天
永命之基亦猶樂之和順積中無假於器數音
容而足以感動天神地祇人鬼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
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
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
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
禮記析疑問孔子卷之三十一 二
明無聲之樂氣志旣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
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所論五起之序甚善所未備者曰不違曰
旣得己之志氣也曰旣從曰旣起人之志氣也
從者與人無忤而已起則善端興起化及於人
也○五至三無五起俱不似聖賢之言而精語
亦間出蓋漢儒述其所聞而不能無失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之化不可得而分。風雨霜露皆地氣所蘊，蒸而於天言之者。風行天上，雨及霜露降，白天之迹顯著也。風霆之起於地，迹亦顯著。又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於庶物露生舉之。

者欲將至，有開必先。禮記疏謂：「而山川出雲，則者致也。」謂致其所欲也。祭統曰：「興舊者欲疑古語有之。」注訓王天下之期，疏謂王位聖人所貪誤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非必不善。」

禮記析疑

開居

卷之三十一

三

也。此節蓋因天道至教而言人事之與天地相感通。以申昭格遲遲，上帝是祇之義也。言人果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所欲致者若將可得，則必有開其先者。如時雨將降，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理也。嵩嶽降神，生申甫以輔周，乃文武之德所遺。此王者所以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有與者。其與有形近而譌也。物與欲音近而譌也。兆與開疑亦剝蝕形近而譌。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一

賈不。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定

桐城方苞著

止元翁蘭友

坊記

篇中多引春秋論語為證可見非孔子之言如

斯文中子書日子云弟子各子其師非孔子也

故君子禮以坊德

張子以德為逸德尚未盡仁之過則近於愚義

禮記析疑

坊記

卷之三十一

一

之過則入於刻恭之過則流為譎儉之過則趨

於吝以禮坊之然後有以全其天德之美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其稱非其也

至春秋之末晉絳之富商財足以金玉其車文

錯其服而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顏子之貧尚有

負郭之田以給簞食瓢飲自安於陋巷則周公

制禮以為民防者遠矣

貴不嫌於上

貴。嫌。於。上。則。病。下。者。多。矣。乃。亂。之。所。由。生。也。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
禮重

違於義理逆於衆心皆所謂犯也讓卽酌民言
之謂古人有大事謀及庶人疑獄與衆共之庶
人傳語皆不敢爭勝於民讓道也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記者之意似謂卜筮無咎之言尙不敢自尊而
稱他人也

禮記析疑

坊記

卷之三十一

二

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舊說以弛爲棄忘不藏記其親之過非也過已
成矣爲子者不復藏記於心安得爲孝弛者使
其過有所解而人不忍攻幹蠱之義也禹能灑
沉澹灾三代命祀鯀亦列焉且曰禹能以德修
鯀之功而與舜同爲以死勤事則鯀之過弛矣
仲弓列德行之科冀缺復嗣宗職世人不復引
繩批根以瑕疵其父則二父之過亦可謂弛矣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民者三字疑行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敵客無不親饋之禮。其諸侍食於長者與。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蓋父兄爲客則主人於子弟容不親進饌也。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事尸於室中者。主人主婦也。待事於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於堂下者。衆賓衆兄弟也。長

禮記析疑

坊記

卷之三十一

三

賓三獻。賓長長兄弟有加爵。皆獻尸於室中。故觀主人主婦之慤誠而致其嚴恭。衆賓衆兄弟升堂受爵則觀長賓長兄弟之肅雍。而用自檢飭。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喪禮每加以遠者恐愈遠而哀遂亡故每加設禮節以爲之紀也。自浴於中霤至葬於墓每節皆有哭泣辟踊祭弔之禮所以示遠而不可怠也。故卒哭之弔宜於家正爲民之卒事不嫌於過厚耳。故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墓而不葬者歎喪紀之薄告薨而鄰國不會葬也。舊說以檀弓卽遠之義詁似不可通。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

既。有。君。則。不。謀。仕。於。他。國。或。謀。得。美。仕。惟。筮。仕。

禮記析疑

坊記

卷之三十一

四

之初未決所從則可稱二君以決之如畢萬筮仕於晉或與他國並占而於晉得吉卜則決意仕晉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未仕者不敢饋人則已仕者得饋矣然父母在

而饋獻及車馬之重則太專故不敢

故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所饋

雖在喪人饋之酒肉亦無不受之禮注不視猶

不內非也蓋有喪疾則不親受是謂不能見受

之者其意不可虛也而有喪疾則不可食既不可食而視之則似有欲食之意故不視耳或曰不能見卽不能食之譌也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李光坡曰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疏謂侯伯以下非祭不交爵王饗上公公相饗后夫人親裸非也大行人乃周初典禮陽侯

禮記析疑

坊記 卷之三十一

五

繆侯則衰周之事耳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女不至如鄭子明路遇親迎者而奪之是也吾既冠後聞比郡中有女在塗而自盡於籃輿中至婿家始知之者若能守先王之禮姆與女同車則無此情變矣

禮記析疑卷之三十二

同里劉月三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上元翁蘭友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子將歸老於魯慮二三子因道之不行而自弛置故告以君子不得志於時果能修身以見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一

於世尚可以化及於人也。隱者身之晦也。顯者道之明也。身可晦而道不可不明。道明則教可傳。人可化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不厲而威有過者畏其聞知。小人見之而厭然。是也不言而信。曾子避寇而沈猶武城人皆諒之。小邾人重季路之要言是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故隱。日章故顯。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而莊而威而信則顯矣。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不失足於人。孔子之不見錫貨是也。不失色於人。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不爲之變。是也不失口於人。不與王驩言是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齊諸臣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是謂失足於人。足容不恭。失之小者耳。

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

君子之貌色。豈惟不可失於人。苟能一依於禮。且可以抑人之邪心。其於言也。平生無諾責。則雖遇變故而不能復。亦不害爲足信也。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二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

祭之終。獻酬笑語。衍而易弛。故以樂爲戒。

篤以不揜

篤則所行皆實。不必自揜飾。○李光坡曰。篤實行道。險夷一致。不可困迫。非光輝之謂也。○君子之德。暉未有不著於外者。然皆篤實之不可揜。非有意於自表著也。

恭以遠恥

傲惰則或承之羞。屈諂則反以召侮。故惟恭爲

能遠恥。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莊敬日強，則作德日休，無時而不泰。然安肆日偷，則從欲心勞，馳騫追逐，僂焉如不終日。故君子不敢一日而安肆也。○周官廛人注：立而市物者爲僂，坐列販賣乃可久待，立而求市勢不可以終日也。

仁者天下之表也。

仁者人心所同，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三

故曰天下之表。

報者天下之利也。

利者義之和也。喪服自世父母叔父母以下，多曰報。蓋彼此互致其所當致，則恩義洽而無睽乖。利莫大焉。况人事之酬酢乎。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怨者猶以德報，則物莫之傷，而身之所處寬然矣。然意主於寬身，則非仁之正也。故謂之寬身之仁。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此謂氣質有偏勝者
考道以爲無失
至道者於道知之盡行之至也義道者能因事而制其宜也下此則於道未有聞亦不能真知事之宜而制之但或監於成憲或稽於衆言而不敢大悖於義故爲無失而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自親親之殺以至仁民愛物各有分數而不可混淆若妻子之愛上同於父母恩及禽獸而功不加於百姓則反有害於仁義之長短小大則必以所處之時位與所值之事變權衡焉取其大者長者而毋以小者短者害之○中心憺怛與率法而行資力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與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四

終身之仁功施久近之數也。

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此言君子自待宜厚責人宜輕也蓋必天理純固而後謂之仁一時一事所行得宜即可謂之義義之難不若仁之難也然君子欲盡人道則仁雖任重道遠而不可不勉爲其難至於度人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五

苟律以義之精義之全則難爲人矣惟以衆人望人則一事偶合猶賢於無一合者少依於義猶賢於背而馳者荀卿云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紲亦此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引詩見中心安仁者雖不可企及苟能如詩人之好仁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雖利仁之事終亦可以至於安仁也○當作中道不廢文誤也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此承上二章言卽不能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但不失其所好而有志於仁則雖有過必不至於大惡而人亦易諒示人不可畏其難成而不好也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六

信近情

凡事以情實則近於信矣曰近信者如言或以實而不能復然其道自可復也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使聖人制行以已則中人之不能行者不知其可恥惟制法以民然後衆有所勸有所愧也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

游惰之士垂綬五寸不齒之人玄冠縞武所謂

衣服以移之也。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則與選士爲羣，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則與國子爲羣，其不率教者，則簡右鄉移之，左簡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萬終身不齒，所謂朋友以極之也。此所以使民勸勉，愧恥而行有壹也。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世豈有有德而無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義理之明於心，亦德也。然遭變而毀其行者，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七

多矣。如揚雄之類是也。

詩曰：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國君以治官而擇人，猶漁人以捕魚而畜鷦也。

小人任官而職不舉，如鷦在梁而翼不濡，可恥

孰甚焉。儒者服其服而容辭德行不足以實之

與夫衰絰端冕甲冑而色不稱，皆此類也。

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

下文獨舉天子諸侯，蓋貴極於人，君義不可以

無專，則臣下不待言矣。若士農工賈而棄其業，

則謂之罷士罷民先王之世罰必及焉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

孔子之時齊之陳氏魯之三桓晉之三族皆以私恩小惠自結於民以傾其君乃亂賊之心不可復以仁義責之矣等而上之則齊桓晉文少立勤王之功遂有屬服羣侯之志孔子蓋深痛僭亂之由而發此歎故舉舜禹文王周公以爲事上之準則而孟子則明著其義而曰五霸者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八

三王之罪人也齊桓晉文之盛身沒而爭奪篡弑之禍興其國終奪於強臣以視舜禹文王周公之受福於天者何如乎而況三桓三族田氏專務回邪而欲以惡德求福乎受方國獨舉文王者舜禹周公所事皆聖賢之君而文王所事者紂遭君臣之變以新天命而厥德不回其所爲良獨難耳

后稷之爲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淨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當作名之浮於行也。蓋后稷之烈至矣，而未嘗自尚其功，而世人動自謂有功於人，惟欲名之浮於行耳。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

先王之教，其順而易者，固無所用強。至如喪期之禁食色，戰陳之忘軀命，任負之代長老，明知爲人情所難，而取必焉。未始非強教也。謂之凱者，鼓之舞之，如戰期必勝，而以凱入也。說安獨舉弟者，君父之事，雖服勤犯難，人心所安，不必有以說之。若事兄事長，已所勤施，人亦以此致於已，故喪服於旁親，皆曰報。記曰：禮得其報，則樂。知人亦以此致於已，則說而安之矣。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三代以前，誓師而外，教令無不平易。近人者，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在位者胥動以浮言，而諄復化誘，如父兄之語。子弟言及斷棄用罰，則稱高后及其祖父以臨之，可徵古民之畏鬼神，過於教令矣。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九

賊而蔽

李光坡曰。謂以煩文縟節相督責。而昧於情理之宜。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非殷周之道有敝也。俗之敝。立法以禁之。而法之中。又生敝焉。則終無以勝之矣。

有忠利之教。

上思利民忠也。以忠於利民爲教。故入人深。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十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利者。利於國。利於民也。事有大小而言隨之。故所望亦異。所入者大言。而君加以小祿。則終不能行其言。而道有所屈矣。故不可受。而當引身以退。其曰朝廷不辭賤者。百官隨分以効功。不以大言受小祿者。君子爲道而自重也。

事君不下達。

待君之求。不自干進。或因人以求進也。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侍御僕從朝夕君側必能可否相濟然後君德正宰正百官則內治修大臣慮四方則外患弭宰非不慮四方大臣非不各止其官屬也而職任所專則不可混唐虞百揆亮采惠疇四岳賓諸侯成周一相治內二相分陝蓋古制如此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

去國無至於三之理蓋諫謀屢不用也此謂羈旅之臣必出境以明義若父母之邦則歸祿與政焉可也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君子不以辭盡人

人有虛言而無實用者又或訥於口而明於心皆不得以辭盡之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行有枝葉如事父兄接賓旅睦親黨其儀節益詳也惟有道時乃能然生民狹隘使民酷烈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

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不能賻不能饋而漫爲是問。是飾爲杖。葉之言而聽者亦將薄之。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惟淡。故味不變。醴則甘而易敗也。

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初有怨而後解釋。怨猶可已。若負諾責。則怨望

無已時。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十一

雖圖邱方澤。牛亦須卜。故曰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大饗不問卜。舊說專指季秋明堂之饗。以事義。揆之。惟圖邱方澤。期日一定。大司樂有明文。若當冬夏日至。王喪未殯。祭亦宜廢。旣殯。則嗣王越紼而往。故無所用卜。若四郊迎氣之日。或王有微疾。不能行禮。或期功重喪未殯。不能致其誠。壹則不宜以此而廢郊。必俟疾愈。喪期少遠。而後卜。日所云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謂此類。

耳明堂大饗以季秋之月而無定期禮宜卜
與祀五帝同羣言紛亂經傳無徵惟以事理爲
衡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不犯日月

李光坡曰不犯日月恐是遭喪後當郊社常祭
之日自啟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日之謂也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

卜宅寢室主國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國卜
宅寢室以處之所以愛敬客也卜重於筮注云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七

不以筮恐人疑卜之人轉不疑乎天子道以筮
諸侯乃道以龜乎天子不卜處大廟亦所至之
國不卜耳

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此人臣膳君之禮天子適諸侯或諸侯燕於諸
臣之家則用祭器卜日而請之春秋傳陳敬仲
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蓋古有此禮若天子諸
侯禮朝聘之賓雖用祭器而無卜日之禮且不

宜日以敬事其君長

禮記析疑

表記

卷之三十二

十四

宜日以敬事其君長

